

全 新 小

說
版

牛頭開祖

法融

大師傳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62

作者◆趙定耀



作者◆趙定耀

法融

大師傳

牛頭開祖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62





佛光史傳叢書

牛頭開祖 — 法融大師傳

3649

牛頭開祖：法融大師傳／趙定耀著．--初版．--
高雄縣大樹鄉：佛光，民93
面：公分．--（佛光史傳叢書；3649）
（中國佛教高僧全集；58）

ISBN 978-957-457-013-3(平裝)

224.515

90007066

□ 作者 ☐ 趙定耀

□ 出版者 ☐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慈惠法師（張優理）

□ 發行人 ☐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

□ 地址 ☐ (〇七)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一六八

□ 電話 ☐ 傳 真 ☐ (〇七) 六五六三五四六

□ 網址 ☐ 網 址 ☐ <http://www.fgs.com.tw>

□ 劃撥戶名 ☐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□ 流通處 ☐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
□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
□ 佛光山文教廣場

□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

□ 滴水書坊

□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(〇二) 二九三三七四八

□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(〇二) 二九八四九五三

□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(〇三九) 三三〇三三一一二〇九

□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(〇七) 二七二八六四九

□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(〇七) 五五六三五九三一一二〇六

□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□ 舒建中、毛英富律師

□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

□ 二〇〇四年七月

□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再版一刷

□ 定價 ☐ 二五〇元

□ 印 刷 者 ☐

□ 法律顧問 ☐

□ 登記證 ☐

□ 初 版 ☐

□ 有著作權・請勿翻印・歡迎流傳

□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□ 傳 真 ☐ (〇七) 六五六三五四六
□ 電子信箱 ☐ fgs@ecp.fgs.org.tw
□ 劃撥帳號 ☐ 一八八八九四四八

【總序】

佛光與慧燈

日生

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，高僧輩出，法雨霖霖；禪智淨範，流布南北，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。多少棲心禪理之士，機鋒峻烈，殺活自在；多少受持妙法之僧，廓清心體，刮垢磨光。歷代經籍及《海東高僧傳》中有具體記載者，約一千七百餘人，俱能垂高明於典範，顯聖諦於法界。

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，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，由於古文的障礙，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，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，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，即使悉

心諦聽，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，識見高僧行誼，永拔生死根本，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，這是很可惜的！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，力求現代化、白話化、小說化、真實化，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，以親切通俗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，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。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，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，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，成為白話版的現代《高僧傳》，是我繼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、《中國佛教百科全書》之後，推展「人間佛教」的第四套大型叢書。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，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，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！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【目錄】

◆	總序	佛光與慧燈	——	星雲
●一	楔子	——	〇〇一	
●二	捨塵緣慕佛道	——	〇〇五	
●三	訪名師求解惑	——	〇四〇	
●四	佛窟寺閱藏經	——	〇七二	
●五	道信密傳法印	——	一〇三	
●六	遊方播揚大法	——	一三〇	

●七 博陵王請法益 ——— 一六六

●八 奇僧解寺危難 ——— 一九〇

●九 尾 聲 ——— 二二一



楔子

1

唐高宗顯慶元年（公元六五六年）。

初夏。

金陵（今南京）牛頭山的幽棲寺，與往日一樣，迎來了鐘磬鼓鈸的一天。

偌大的法堂上已集滿了僧俗之眾，等著法融禪師上堂開示。然等了很久，仍不見法融禪師的影子。堂內漸漸地就起了噪動之聲。

侍者匆匆地跑進方丈，見法融禪師正在禪定，便屏住呼吸，靜立一旁。好不容易待得法

融禪師出得定來，便急迫地說：『師父，堂上已等了不少人了。』

法融睜開眼，微笑著說：『你先去吧，我等一會兒就來！』

法融知道，這是在幽棲寺的最後一次說法了。邁開的步子不免就沉了起來。

窗外陽光正好，春夏之交的天氣，總是這般地溫暖體貼，細致入微。

寺旁有四棵巨大的梧桐樹，蒼鬱繁茂，樹冠若傘，遮蓋住了三分之二的幽棲寺。人們上山時，總是遠遠地先望見這幾棵大樹，然後才隱隱地看見樹隙之間的一角飛簷，數堵黃牆。還有那騰空而來，不落言詮的鐘聲，經久不息地迴盪在牛頭山的峰巔澗谷之中。

法融禪師在幽棲寺的最後一次說法，是在無言中度過的。望著台下一片黑壓壓的芸芸眾生，法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然後低頭喝茶。

平生說了無數次的法，深得其法音的有幾個呢！

眾生的臉，一張張雲罩霧繞，沉睡千百年而未醒似的。

寺前的山林裡傳來虎狼的長嘯之聲，一聲高過一聲，近似淒厲了。俗眾的心起了駭意，均露惶恐之色。

唯獨法融知道虎狼悲號的真實用意。

就在前幾天，司功蕭元善三番五次來請法融禪師到府治建初寺去播演大法。

山居僧被召入城，這看上去甚是榮耀，當地長官看得起你！而其實，這是統治者安撫羈

廩山居禪眾的一種方法，並非出於禪師本人之意願。

對法融來說，弘法不擇道場，在哪兒都一樣，問題是，這麼一來，他的弘法之舉無疑成了政治的依附之物。

但，對這樣的邀請，法融是沒有理由拒絕的。

而此時的心情，並非像寺旁的梧桐樹那麼清脆欲滴。

法融走之前，對僧眾說：『我此次前去，是再也不會上山的了。』

眾僧聽罷此言，先疑後驚，旋即悲聲四溢，欲抑難住。

法融見此情景，微笑著說：『離合之道常規耳，何悲之有？』

法堂內悲聲更隆，幾可掀頂。

法融從容地步出山門，亦顧不得身後的挽留與懇求，狠了狠心，就大步朝前走去。

路旁有澗，無雨時的澗水細細長長的，一路叮咚而去。而此時，陽光燦爛，澗水頓時竟泉湧一般，越漲越激越，越漲越洶湧，而至水擊崖石，拍浪滔天。盞茶工夫，澗底之砂石均被洶湧的澗水衝上山路，居然塞途！

法融見道路一時被堵，無以為計，回首處，見寺旁的四棵梧桐樹正漸漸地枯萎下去，枯葉兒紛紛下墜，霎那間敗落殆盡。

曾經繁盛，卻在一朝凋零。

更奇的是，滿山的鳥獸一齊哀鳴不已，其聲之悲，千古一遇；其聲之切，萬載難逢！

就在這次下山的第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，從建初寺傳來了一個巨大的噩耗：法融禪師圓寂了！

死，在佛教裡面，應該說是樂大於悲的，不生不滅，無往無來，死生不二！然，在俗人眼裡，死，是可悲哀的、可流淚的、可追憶的、可悼念的。

二十七日那天，法融禪師的法身窈於當地的雞籠山。

送葬途中，前來會送者一萬有餘，道俗哀慕，宮僚軫結，幢蓋笳簫，雲浮震野。一時間，天地同悲，法俗同哀。

而法融禪師已安詳地回到了家，天地洞明，圓融無礙。

回家，真好！

真好啊！



捨塵緣慕佛道

1

『少爺，老爺叫你到他的書房去。』侍婢秋菊進來對玉兒道。

當時，玉兒正坐在自己的書桌旁，沉浸在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的海洋裡，尚未能緩過神來，見秋菊來叫，便問：『什麼事？』

秋菊說：『老爺叫你到他的書房裡去。』

『知道了，我就去。』說著，他就起身出門，經過彎廊曲榭，到了父親的書房門口，立住，提手輕敲門板三下。

門開，玉兒的父親笑容可掬地背手站著，對玉兒說：『玉兒，快進來，父親有話對你說。』

玉兒提袍而進，端立父親身旁，恭候父命。

玉兒的家是潤州延陵（今江蘇丹陽縣）的望族，韋姓，世代為官，官雖不甚顯赫，然在當地，已是非常了得，一提起韋府，無人不知。傳至玉兒的父親，門族仍有五百之多。

玉兒的父親妻妾眾多，育兒養女亦不少，然他最鍾愛玉兒。這倒不光是玉兒長得姿質儒雅，標格出眾，俊偉異常，實是他為人處世溫良恭儉，忍讓為先，在眾多的兄弟姐妹中，他顯得特別的與眾不同。一般來說，生長在如此家境裡的子女，養尊處優，事事已為上，我為先，錦衣玉食，歲月無虞。反正自己沒出息，藉著祖蔭總可度過日子去。而玉兒有別，平時，他不求衣鮮，不求食美，行住坐臥，只圖適意就可。一次，父親想把舊的書櫥撤去，換上紫檀木的新書櫥，被玉兒婉拒了，說：『書不在櫥之新舊，有容處即可。』

玉兒最讓父親開心的是他學問好，翩翩少年，如華年齡，卻已把翰林墳典研習透徹了，人問之儒道之學，他無不應對自若。有時候，父親有同僚來家聚飲，父親一高興，就把玉兒叫來，當著眾人的面露一手，每能使父親臉上生輝。人皆言：此子有望可造，前程未可限量啊！

玉兒的父親更是高興，韋府一直來，雖是望族，然還未有人當上像樣的大官，而如今，

玉兒器宇軒昂，文韜籍籍，未及弱冠之年，已久負美名，韋府的頂峰興隆，有望於他了。

而這次父親叫他來，倒不是讓他陪他的同僚飲酒吟詩，酬謝作對，而是讓他與自己去一次法華寺，他們韋家是這家寺院最大的施主。這一天，他們韋家要送些銀兩給法華寺，因前些天，法華寺的後殿一角不慎被火燒去，需要修補。此寺的方丈如性法師與玉兒的父親是多年的方外朋友，玉兒亦常見到他，只是未有深切交往。

父親的話，玉兒向來是聽的，這一次亦不例外。

法華寺離韋府有三里之遙，深藏於法華山的半山腰處，四周為碧樹環抱，浮雲所遮，陰雨天氣便顯得朦朧恍惚，人入處，便如在夢中。即使是晴天好日，也僅有粒粒陽光自密樹枝桠之間灑漏而下，鋪張不出明媚天地來。然若登上法華山頂，那就一覽眾山清了，尤其是在山頂觀日出，最美。欲觀日出，必夜宿法華寺，天未明即起，東望海日將升，紫霧氤氳，金霞飄蕩，瓦天光彩，狀若長橫匹練。頃刻之間，陽谷吐炎，千山影赤；金輪浴海，閃爍燦煌；丹霞炯炯，彌天流光，赫赫然如動天地。此時，啟明星耀然在東，眾星隱隱，不敢為顏。不防處，忽聽晨雞報曉，樹喧宿鳥，露華影白，大地雲開，此等氣象，不愛亦醉。玉兒曾隨父親到法華寺頂去看過日出，印象頗為深刻。

那一天，玉兒隨了父親，到了法華寺，來到方丈，見過如性法師，就在一旁靜候恭聽。如性法師見玉兒獨自默坐，就說：『我與你父親聊天，你若無趣，可到藏經閣閱覽經

文，解解悶兒。』

只要有書看，玉兒就歡喜。謝過如性法師，隨侍者到藏經閣，關了門，遂翻閱起佛經來。

玉兒一直以為，儒家經典是很可救世的，唯儒學一道，誘他興趣。而這回，他無意中接觸了佛典，無疑給他打開了另一個世界。這個世界是他從未涉及過的，從未領略過的，從未想像過的，在這樣一個世界裡，他渾然了，忘我了，直到父親回家，催人來叫，他仍不覺。

臨走時，他向如性法師作了個請求：欲請幾部經書回去拜讀。

如性法師一聽，忙說：『好啊好啊！你自個兒去挑吧。』

玉兒父親笑呵呵地站在一旁，也對玉兒說：『法師叫你去挑，你就去挑吧！』

玉兒父親自己也是個讀書人，深知儒學一門，便也不反對接觸他學，他本人就曾有一段時間廢寢忘食地閱讀佛典，覺人生在世，多學一點東西並沒壞處，況且，佛教奧深，智慧無窮，更能引領人完善人生。

自那以後，玉兒的閱讀興趣大大地轉變了，頗有些棄儒從佛的味道，不斷地從如性法師那兒借閱佛教經典。後來，嫌如此借來換去麻煩，乾脆就住到法華寺裡去，一天到晚躲在藏經閣裡披閱不輟，晨昏不辨，四季莫明。

玉兒父親不時地來寺裡探望如性法師，實際上，他是來看看玉兒，看他都有些什麼長

進。

平日裡，玉兒閱讀經文時，如有什麼問題不懂，就會去請教如性法師，如性法師總是有問必答。然有好幾次，玉兒問的問題，就連如性法師也被難住了。如性法師見玉兒是一脈佛門龍象，甚為欣慰，同時也頗為擔心。因玉兒的父親希望玉兒承繼韋家的家風，走讀書做官一途，若去出家問道，恐怕還不致於通達若此，故如性法師有此一憂。

一日，玉兒於閱經閒暇之際，對如性法師慨然歎道：『儒道俗文信同糠粕，般若止觀實可舟航！』

就這一句話，改變了玉兒整個一生。以前，玉兒讀儒家之書，也曾經對其中的言論五體投地地佩服過，譬如，他讀《論語》的一則短文：

顏淵、季路侍。子曰：盍各言爾志。子路曰：願車馬，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顏淵曰：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子路曰：願聞子之志。子曰：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

這段話的意思是：一天，顏淵與子路站在孔子旁邊閒談，孔子就說：『你們年輕一代，何不說說自己的志向？』

子路這個人很俠義，於是就說：『願車馬，衣輕裘，與朋友同，敝之而無憾！』好大氣魄！朋友沒車馬，用我的；朋友沒皮袍大衣，穿我的；用壞了，毫無怨言；用完了，拉倒！顏淵的道德修養非常之高，與子路完全是兩個典型。他說：『我希望有最好的道德行為，最好的道德成就，對於社會雖有善行貢獻，卻不驕傲；同時，也絕不把自己的痛苦煩惱放在別人的身上。』這就是顏淵的所謂「仁者之言」。

兩位弟子各自說了志向，老師尚未評論，子路就問：『老師，你只管問我們的志向，那麼，您自己的呢？何不說來聽聽？』

孔子說：『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』

孔子這段話，就是《禮運·大同篇》思想的實現，這是最難做到的了。這三點一看就與眾不同。孔子之所以為聖人，成為了不起的教育家、哲學家……總之什麼家都被他「家」上了，了不起就是了不起！「老者安之」，社會上所有老年的人，無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面，都有安頓；「朋友信之」，社會朋友之間，沒有仇恨，沒有懷疑；「少者懷之」，年輕人永遠有偉大的抱負，使他的精神永遠有美好的理想、美麗的盼望。

仔細想想，做到了這三點，該有多麼了不起！因為這三點，對上一代，自己一代，以及下一代均有交代。

玉兒當時看了這段記載，十分激動，覺得孔子真是了不起！現如今，回過頭去想想，這